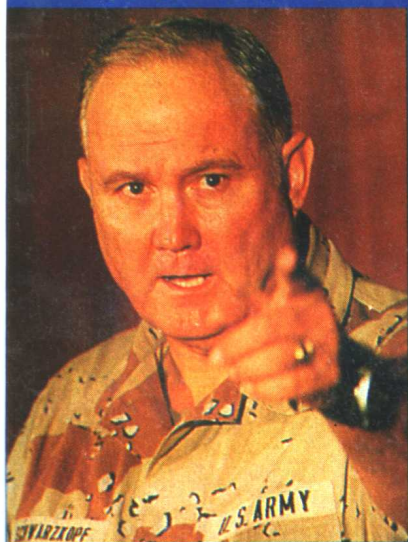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

—— 一 战 成 名



[美] 罗伯特·帕里什
恩·安德烈奇奥

著

邹可可 黄韧 孙培德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诺曼·施瓦茨 科普夫将军 ——一战成名

〔美〕 罗伯特·帕里什退伍中校 著
恩·安德烈奇奥退伍上校
邹可可 黄 韧 孙培德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1年12月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

—— 一 战 成 名

〔美〕 罗伯特·帕里什退伍中校 著
恩·安德烈奇奥退伍上校
邹可可 黄 韧 孙培德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11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138-2/E·32

定价: 2.50元

内 容 简 介

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是当代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举世瞩目。发动这场战争的战场最高指挥官——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亦因此成为当今风云一时的名将。关注和研究战场战争的各方，对其人其事均十分重视。

本书作者通过这位名将在美西点军校学习时的同窗、在不同部队服役时的战友和他担任多国部队总司令时的身边工作人员广泛的了解情况，向美国防部、陆军部和中央司令部等机关单位搜集了大量丰富和可靠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勾画出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较为完整的形象。本书以传记方式介绍了施由一名军校士官生、普通的步兵少尉、越南战场上的校级军官到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的成长过程；从战略战役指挥角度描写了他在海湾战争中的现代化作战指挥艺术；不仅记叙了海湾战争的基本进程，而且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况。它既可使读者对这位名将有全面的了解，也为研究这场现代化战争的人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本书作者系两名美军退役校官，军龄都在20年以上，参加过越南战争，担任过美军基层部队指挥官，在不同级别的机关当过参谋，多次获得奖章和勋章。他们通晓军事、熟悉战争的经历，以及同美军方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本书对施的介绍较之一般新闻记者、文人墨客更具有深度和权威性。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将军的成长	(1)
第一节 他和他的军队.....	(1)
第二节 少尉施瓦茨科普夫.....	(6)
第三节 首次参战的幸运.....	(15)
第四节 再度参战的沮丧和困惑.....	(22)
第五节 磨炼和闪光.....	(31)
第六节 走上高级指挥岗位.....	(39)
第二章 “沙漠盾牌”行动	(43)
第七节 一场恶梦.....	(43)
第八节 战争会打起来吗.....	(47)
第三章 “沙漠风暴”行动	(54)
第九节 空中战役.....	(54)
第十节 地面战的序幕.....	(71)
第十一节 地面进攻的部署.....	(83)
第十二节 地面攻势.....	(91)
第十三节 停战回国	(110)
第四章 后 记	(124)
第十四节 越南战争退伍军人今昔之见	(124)
第十五节 没有结束的尾声	(126)
附录 (一)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军旅生涯 简历	(128)
附录 (二) 美驻海湾部队战斗序列	(132)

附录 (三)	美驻海湾部队主要武器装备	(136)
附录 (四)	伊拉克主要武器装备	(143)
附图 1	苏军连坚固支撑点	(147)
附图 2	苏联军队防御体系	(148)
附图 3	美驻海湾部队1991年 2 月中旬 部署图	(149)
附图 4	地面进攻部署图	(150)
附图 5	地面进攻部署图	(151)
附图 6	伊拉克防御情况	(152)

第一章 一个将军的成长

第一节 他和他的军队

他指挥着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庞大的作战部队，他的卧室是与他办公室相连接的一个小房间。他憎恨那些当部下征战于沙场时，自己却享受着奢侈生活的指挥官。他说他反对战争，但在战斗中负过伤，得过3枚银质勋章、3枚铜质勋章和一枚杰出服役奖章。他是一个伞兵，却担负起统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之一的重任。他的智商是170，并且是国际魔术兄弟会的成员。他的脾气让人害怕，但优秀的军官都争先恐后要求效力于他的麾下。

他身高6.3英尺，体重240磅，精力旺盛，意志坚定，并且有惊人的魄力。他对士兵福利的真诚关心是众所周知的。他有一串绰号，有的使人马上想到他有势不可挡的力量，诸如“暴风雨诺曼”、“熊”和“弧光”等。其中“弧光”是用来形容B-52型飞机大规模轰炸情形的。然而，这些只能反映出他的形象的一些侧面，也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为突出的是，他为他的国家赢得了战争史上最为一边倒的胜利，其伤亡人数之少令人难以置信。

一些好妒嫉的人会说，他很走运，碰巧赶上了一个好的天时地利。另一些人则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说，是他自己创造了好运气。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他是为了美利坚合众国而

赶上了得天独厚的时机和地理条件的。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怎么会“正巧”在那儿呢？如果你只是草草地看一眼他一生的经历，你也许只能看到一个成功而又“平常”的履历。但如果你看得稍稍仔细一些，就会明白这位在1956年刚被授予少尉军衔的年青军官施瓦茨科普夫，就已经朝着1991年的美国中央司令总部迈进了。他选择了自己的职业，他的职业造就了他成为一名总司令。

如果要了解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却不去了解他服役和成长的军队，这就象让一个从没见过水的人描绘鱼的产生一样。美国军队拥有它自己的世界和它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许许多多不成文的规矩。这些严格的规矩与成文的法律毫无区别。军队可不象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平静，它也从来就没平静过，而是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改造着自身，也改造着他的士兵。这种变化在有的方面看上去来得很慢，有些方面却来得很快，甚至是剧烈的。1956年施瓦茨科普夫少尉所在的军队和1969年施瓦茨科普夫中校在越南为之战斗过的军队，以及1991年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波斯湾指挥的军队，三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服装、武器装备和技术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变化，也就是军队灵魂的变化却不易发觉，而实际上它们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也有些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精兵良将的需求和对军官以“义务、荣誉和祖国”为信条的要求没有变。

× × × ☆ × × ×

象许多年青人一样，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对前途的选择也受到父辈的影响。他是步其父亲的后尘踏上去沙特阿拉伯的征途的。他年仅12岁就去了伊朗。不过，他的伊朗之行并不是为后来的海湾战争寻找攻击道路，而是应其父亲的邀

请，去异国他乡同父亲团聚。老施瓦茨科普夫的经历就象一部探险小说。他于1917年进入美国西点军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离开军队，当上了新泽西州警察局的负责人。他调查过林德伯格绑架事件一案，甚至在当时很受欢迎的广播剧“匪徒炸弹”里担任解说。珍珠港事件后，他被召回军队服现役，尔后被派往伊朗，组织和训练伊朗国家警察部队，使它有能力和美国经过伊朗通往苏联的供应线。老施瓦茨科普夫这一任职要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是他写信让12岁的儿子去伊朗同他作伴。不难想象，这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个美妙的探险经历。年青人做梦都想着寻找刺激，12岁的小施瓦茨科普夫确实太嫩一些，但他已能品尝并记住梦幻变成现实的滋味。伴随父亲自然是幸运的，老施瓦茨科普夫向他灌输的一整套伦理道德标准，使他受益终身。

从父亲那里学到的道德规范又在美国西点军校中得以大大强化。1951年，也就是年青的施瓦茨科普夫进入军校的前一年，西点军校开除了几名学员，因为他们违反了学校严格的荣誉法规：“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也决不宽容那些有此劣行的人。”由于那是西点军校当时第一例较大的违反荣誉法规事件，因此，施瓦茨科普夫进军校的时候，荣誉法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重视。这使施瓦茨科普夫进一步理解了父亲对他的教育，同时也使他的思想日臻成熟。35年后，他的一位老部下这样回忆道，当时的施瓦茨科普夫上校教导他，唯有诚实、办事公正才能走遍天下，一个人不应为追求成功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西点军校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它不仅鼓励竞争，甚至强迫竞争。例如，学员们总是不断地被告知他们在班里所处

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决定谁去谁留，也决定着毕业后将分配去那一个兵种（步兵、炮兵、工兵等）服役。每个兵种仅有数量有限的空缺，优秀的学员可以优先选择自己的去向，而那些毕业时成绩排名靠后的不幸的青年男士（现在也可能有青年女士了），只好去填补那些被挑剩下的空缺了。

诺曼，当时也被人称为“施瓦茨”，学得非常出色，他的机械工程科目成绩尤为突出。他毕业时排在占全班10%的尖子学员名单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影响他整个军旅生涯的重要决定。学员诺曼·施瓦茨科普夫选择了步兵。他将以自己在地面战场上的功勋获得荣誉，并将为此荣誉付出血的代价，使其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在美国军队里，每个兵种就是一个“士兵兄弟会”。也正如一个兄弟会那样，它有自己的传统、徽章、色彩、准则和成功的标准。但它并不是一个俱乐部，它是一个大家庭中的分支。一个军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主要和同一兵种的人打交道。他的大多数好友也在同一个兵种里，甚至他妻子的好朋友也大多是这个兵种人员的家属。同一兵种人员的妻子会共同抚养她们的孩子，因为她们的丈夫常常会执行某项任务一去数月或数年不归。这些家庭会相互帮助，不仅帮助处理一般家务，而且帮助处理所面临的危机。如果一个战友不幸牺牲，同兵种的其他军官和他们的妻子将会做很多的事，而不只是在死者葬礼上哀悼、哭泣。

一个军官必须首先在他的兵种里赢得声誉。这种声誉一旦获得，将伴随他走完戎马生涯。要赢得好的声誉得靠献身精神和努力工作。如果一名军官缺乏献身精神，哪怕只是一时的疏忽，也会毁了他的声誉。

各兵种根据他们所担负的任务被分门别类地组合在一

起。例如步兵、装甲兵和炮兵被称为“战斗部队”，工兵、通信兵和类似兵种被称为“战斗支援部队”；后勤供应、运输等兵种被称为“战斗支援服务部队”。它们都带有“战斗”一词，因为这才是军队所包含的真实涵义。每个军人要么去作战，要么去支援、帮助那些直接参战人员。

除了兵种区别外，士兵们还以工作性质的不同自成一伙，时常与那些干不同工作、执行不同任务的战友开玩笑。坦克手们会取笑那些骄傲地自称“摔跤运动员”的步兵，步兵也会以善意的嘲讽回敬他们。在同类的部队中有一种兄弟关系，但在不同种类部队的相互交往中，这种关系就会淡化许多。战斗部队的士兵经常会毫不客气地指责战斗支援部队和战斗支援服务部队；支援部队通常会反唇相讥，说战斗部队士兵的智力不行。只有在面对敌人，或与军外人士、平民百姓打交道时，他们才会把自己归于“士兵”这一共同的行列。

诚然，作为“百分之十尖子学员”中的一员，施瓦茨科普夫决定选择步兵，这种决定并非什么惊人之举，以前有很多人就这么做了，以后也会有很多人这么做。但作为一个年青人，在他拥有其它更富吸引力的选择的时候，却选择了最艰苦的兵种，这就足以说明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了。对各兵种的看法很多，但有一点是众口如一的，那就是步兵是最艰苦、最累人、最危险的兵种。有人甚至说它是军队中最不受赏识的兵种。打起仗来，它没法和其它兵种相比。连坦克手们都能以车代步，“摔跤运动员”们却只好背着100磅重的装备行军。战场上，步兵经常独自处在一个十足疯狂的世界里，期待着去接近敌人、消灭敌人。他们实际上是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战斗，有时候敌人太近了，只好上刺刀进行白

刃战。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选择了当一名步兵。当他决定这么做的时候，就已经把步兵的座右铭添进了自己的荣誉准则，那就是：“跟我上！”

第二节 少尉施瓦茨科普夫

少尉施瓦茨科普夫最初服役的部队是101空降师187步兵旅的第2空降战斗大队。这个师以巴士特根的“啸鹰”闻名于世。这支部队和平时期的指挥部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在那儿，他开始了一个年青军官在朝鲜战争后美军中“富有魅力”又令人兴奋的生活。除了整天训练士兵、关心他们的福利外，他还承担了所有年青军官都不愿干的工作。在那个基地里，施瓦茨科普夫少尉只是个军衔最低的军官，许多打杂的事成了他的份内工作。他得去仓库查看清单，去军官和士兵俱乐部、军人服务商店值勤，还要检查食堂，时而还得当12小时或24小时的值日军官或警卫队长。

有的时候，他还不得不到军事法庭充当辩护人。美军当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爆满的专业律师，初级审判工作由各部队的军官处理。少尉通常是充当辩护律师或起诉人，上尉、少校，有时还有中校组成陪审团，所在部队最高指挥官充任法官。如果一个士兵因严重违纪被定罪，便可能会受到6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监禁处罚。

有时，施瓦茨科普夫少尉还得去调查财产丢失或被损事件，这有可能使他的同僚军官断送军队生涯。因此，这是件最难对付的工作。负责调查工作的监察官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营里脾气最暴躁的上尉，其财产统计哲学很简单：“如果你

拥有的太多，那一定是偷来的；如果你的东西不足数，那一定是把它们卖了。”每个人都清楚丢失或私吞财产可能出现的后果，而且这也是对自己荣誉准则的真正的考验。

所有这些工作对当排长的施瓦茨科普夫来说，确实都是些附加的“额外任务”。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也必须保证他的士兵训练良好，装备精良，身体健康，饮食得当和士气高昂，这些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就是施瓦茨科普夫和其他少尉们拥有的世界，美国军队中至今仍未改变这种状况。

表面上看，年青的军官都必须经历一些可怕的体验才能过关，但实际上这都是合乎逻辑的事。首先，所有的杂事都得有人做，也只能当额外任务去完成。在做辩护律师和起诉人的工作中，施瓦茨科普夫了解了军法机制，这个经历使他和他的士兵们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受益良多。通过完成其它附加工作，他学会了如何处理供给，如何保护政府的财产；他懂得了饮食、娱乐和休假对一个士兵来说是多么重要；他学会了处理和帮助解决部下的许多个人问题。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诺曼明白了他已真诚地爱上了美国的士兵，而这些“额外的任务”也正是军队生活中最有趣的一部分。

然而，他在这段经历中所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却是如何“一次抓住几只球”。军队要求他个人对他部队的所做所为、对他的失败负责任。如果他强调自己只是个少尉，因而失败在所难免，这将是不能被接受的借口。一个年青军官要么学会这种统筹兼顾的本领，要么就离开军队。施瓦茨科普夫少尉没有离开。

那时，美军的规模要比现在小，而且钱财管理很紧。士兵们多半得不到提薪，军队有时希望进行某项必要的训练，也

常常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但一切都还是富有竞争性的，并以打分来推动这种竞争。步兵排、炮兵连和坦克营的野外演习都会被打分。成功或失败，提升或过关都得看一系列得分的多少。那时的军队和现在的军队一样，靠竞争生存。如果你在战争中得第二，这就意味着你和你的国家输了。这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哲学。

101空降师被认为是美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它的准备极其充分，能随时投入行动，快速调动到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对敌作战。对初到这支部队服役的青年军官来说，这可是一所非常严酷的“学校”，只有那些最有能力的人才能留下来。在跳伞学校，施瓦茨科普夫获得了银质伞兵徽章，之后又在101空降师参加了“空降奇迹”的创造。简单地说，空降兵自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士兵，他们知道一个空降兵在战场上至少可以对付10个敌军士兵；在阻击战中则可以对付至少两倍于这个数的敌方非空降兵。这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所有的部队都想方设法，向他们的士兵们灌输这种思想。毫无疑问，101空降师在这方面是最为成功的。

诺曼进入作战部队后，生活十分艰苦，他没有任何懈怠的机会。他先当了排长，随后又当上了第5连的连长助理。当他被任命为作战指挥官助理时，他初次尝到了参谋工作的滋味。而当作战指挥官助理，是对一个担任过排长的军官的奖励性任命。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不仅在部队站稳了脚跟，而且远比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干得出色。如果说在进入101空降师以前，他对自己的能力尚不甚了解的话，那么现在他了解了，同时也被很多人了解了。

施瓦茨科普夫任职的第二支部队是柏林旅。在那里，他首次经历了较大部队行动的体验。虽然这仅仅是他迈出的—

小步，但这也是他向高级指挥迈出的明确的一步。他不再是少尉了，已晋升中尉，终于可以躲开一些繁重的额外工作，而且，柏林一直被看作是美军一个很不错的服役地点。那儿的社交生活频繁，有很多机会去周游欧洲，同时也有大量的训练机会，因为那儿有足够的经费作后盾。比起其它军事单位，柏林旅更具有独立性。由于和西德政府签有协议，可以得到西德政府慷慨的资助，所以，柏林旅的资金是那样的多，以至经常有人说，美国有两支军队，一支在美国、一支在欧洲。在欧洲的军队得到最大程度的训练，它们有强大的美元作后盾。加上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将其防御重点放在欧洲。世界上仅有极少数几个地方的指挥官可以率领他的坦克、装甲运兵车离开营区，开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进行实战训练，柏林就是其中之一。在美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哪位指挥官，哪怕只是这么去考虑，都会被送到精神病医生那儿去。在欧洲的军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的机动部队。正是这支部队帮了“沙漠盾牌”总司令的忙，他很了解这支部队，并且从中抽调了两个训练有素的装甲师。

美军在德国的每支部队都有它们各自的训练营地，也可以到德国各地的训练营地去训练。格拉苏沃是最大、最主要的训练基地，象柏林旅这样的部队都抢着去那里，每次去都要训练几个星期。美军在本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沙漠的“国立训练中心”建立之前，简直找不出能与之相比的训练场所。

美国在欧洲的部队，每年有一半左右的时间离开它们的驻地。身在异国，官兵相处得更亲近，相互了解也更深。

“男性亲密”在那时可不是个好词汇，但它真正能起作用。与此同时，妻子们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带孩子，她们也学会了相互依靠。许多当今不屑一顾的习惯，如喝咖啡和茶，都成

了军人妻子逃避思念亲人与孤独生活的良药。有句箴言说得好：“军队自己关心自己。”但这指的是军人之间人与人的相互关心，而不是单位之间的关心。

与今天相比，尽管那时的工资低，资金短缺，但当时在德国训练的日子真可谓“金色年华”了。那时军训要求很高，紧急集合的警报随时会在夜里响起。不单是拉警报，还要检查部队。如果哪支部队没能进入指定的战斗位置，或在任何一个方面缺乏战斗准备，该单位指挥官的职务也许会就此结束。车辆必须得开得动，士兵必须装备齐全，整个部队必须整装待发。施瓦茨科普夫中尉当时在他所指挥的部队里就负责做好这一切工作。

部队严格控制请假，甚至军官在营区外过夜人数都严格限制在一定的百分比内，以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单身士兵更难得获准长时间进城。每晚都要查铺，纪律对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对士兵，都是严格的，甚至是严厉的。如果一个军士在未授衔的军官学校表现不良，他也许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倘若某个军官在一次夜间紧急集合中表现较差，或在检查训练考试中成绩不佳，这将可能给他的军官生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这就是诺曼离开 101 空降师以后进的另一支部队，它也是美军中训练最佳，战斗准备最充分的部队之一。作为一名美国军官，在被派往精锐部队 101 空降师服役后，随即又被派往德国，这可是个再好不过的资本了。任何一名军官要想在这两支部队中取得成功，他首先必须建立自己的优势，并尽力保持这种优势，尽管有时意志涣散也在所难免。绝大多数军官都能建立这种优势，但能保住优势乃至更上一层楼者就微乎其微了。在晋升军衔时，人们常听到的几个用来描绘诺

曼·施瓦茨科普夫的词是“专注”，“决心”和“坚持不懈”。

× × × ☆ × × ×

在柏林，他被选任柏林司令部将军级指挥官的副官，从而使他首次从一个较高的层次看到了军事级行动的实施。选择什么样的副官，主要根据将军的个性而定。理论上说是选那种年青有为的军官，希望他能站在大幅地图前，为有朝一日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作准备。但副官的潜在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跟随的将军的态度。他可能会帮助这位军官成长，也可能只把他当成一个仆人使唤。副官的工作并不是机械地发展，用军营里的行话来说就是并不总是“利于晋升”。这要看他如何斡旋于将军的上下级之间了。一个成功的副官的行为根本不象弗朗西斯·格罗斯在1782年对英军的建议里说的那样：“对下属你要举止傲慢、目空一切；对上司你要谦卑、奉承；对同级你要严肃、并保持距离。”

副官的工作是件富有挑战性的平衡工作，很多年青军官都干不好。与鹰一同翱翔自然很激动人心，但如果这位军官不清楚他自己并不是鹰，那就危险之至了。副官共同的潜在危险是猜想将军处理事情的方法。因为他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比他级别高得多的上司也可能会征求他的意见，向他打听那老头儿今天怎么样啦，或“你认为将军会对这个意见怎么看？”等等。他可能会完全出于好意，巧妙地推断出一个他认为将军所想作的选择。这么一来，他就留下大祸了。滥用权力会毁了中尉和上尉，也同样会毁了王子和国王。

副官与其朋友的关系同样具有危险性。施瓦茨科普夫中尉是否应该暗示他的好朋友，将军将对他的单位来个突然检